

崔萬秋著

長篇小說

第二年代

讀者書店出版

崔 萬 秋 著

長篇小說
第 二 年 代

讀者書店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滬改正初版

長篇小說 第二年代

版權
所有

著作人 崔萬秋

發行人 陳君毅

出版者 讀者書店

上海松廬街三十六號

總經理處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松廬街三十六號

實價國幣

元

第一章

(一)

我原來在上海一個大學裏當教書匠，八一三戰事發生以後，便應友人之約到後方從事政治工作。南京撤守以後，我便在漢口和長沙之間，來來往往。

這是從長沙到漢口的火車途中。因為離開長沙的前一兩天，零碎事情太多，一天到晚忙得連吃飯睡覺的時間都沒有，所以一上了火車便蒙頭而睡，而且睡得很甜。

一陣異常可親的聲音，傳到了我睡夢中的耳鼓，這聲音連續不絕，於是我便從夢境回到現實。睡眼朦朧中隔窗看見隨着火車前進而後倒的鐵道旁的洋槐及遙遙的村落。東方一片紅霞，天已大亮，太陽立刻就要出來的樣子。在都會中討生活的我，若不是這樣旅行，很少看見日出；今日竟有這樣一個好機會，所以異常高興。一骨碌從臥鋪上爬起。不爬起還好，一爬起來不得了，隔壁的聲音

聽得更清楚了。是一個青年女子聲音，而且是我覺得親熱的下江口音。泛說下江口音，範圍太廣了，蘇州，無錫一帶江蘇籍的口音，固屬下江，而杭州，寧波一帶浙江系的語言，也不能說是上江。而且同是下江，蘇州和上海不同，上海和寧波又不同，究竟是指的那裏呢？具體的說，是蘇州、寧波、浦東爲一爐的上海話，清脆柔和，異常悅耳。

隔壁女子的聲音，正是這清脆柔和，異常悅耳的下江口音。這口音不是我的鄉音，但僅僅在上海住過五年的我，現在聽見這口音，覺得比鄉音還要可愛。上海本是一個萬惡之藪，暗黑面的鯢鯢，實在穢人聽聞。但我們不能因其一面，而抹殺其全體的偉大。單就這次空前偉大的抗戰來說，上海所發揮的經濟力、文化力、羣衆力，是如何偉大，這大概是明眼人所一致承認的罷。上海所具備的偉大性，還不限於此，就是給予男女青年以現代化，以藝術化，以都市化，以進步化這些點上，其功績也是不可抹殺的。上海女性口音之清脆悅耳，我想也不外是現代化、藝術化、都市化的結果。

可是，自從倭寇的獸軍侵占上海以來，我由滬而京，由京而漢，由漢而湘。今又由湘轉漢，顛沛流離，再也沒有回轉到上海去找機會。豈只本人沒有回上海的機會，在長沙這幾個月，簡直連聽一聽清脆柔和的上海女人口音的機會也被剝奪了。長沙儘不失爲一個可愛的地方，而人地生疏的我，

在那裏住了幾個月，簡直好像從沙漠中逃了出來一般。我希望早一刻也好，快些到漢口，在漢口至少可以遇見一些從下江來的熟人，聽聽下江口音。

可是，我還在趕赴漢口的途中，已先聽見了下江的口音，這已經使我喜出望外。當我從臥鋪上起來，仔細一聽時，還有更使我歡喜的，那女子聲音，竟酷似我兩年前灑淚分別的擷華。

擷華，真是連名字都是可愛的。

我和她相識的時候，她還只有十七歲，但她的身材生得竟那麼高大，乍看好像有十八九歲，嬌婷婷，玲瓏活潑，她的臉龐是漫長的，但一點也不瘦削，紅嫩鮮豔的面頰，活靈靈的眼睛，一顰一笑都表現着青春的美。

我們由娓娓清談，相敬如賓的朋友，進而爲日夜相思，一離開便感到寂寞的熱烈的戀人，時間並未經過幾許長久。我們想愛之後，雙方的生活太幸福了。我們幾乎每日通電話，我們每一個禮拜至少見兩次面。有的時候，她找到了適當的籍口，從學校裏早退兩個鐘頭，她便先到我寄寓的俄國人所開的公寓裏候我，於是我們便可多會一次。那公寓是在上海頗有點名氣的靜安別墅，我雖只住了一間亭子間，但設備完全係西式，電話、電燈、浴間，應有盡有；而房間內裝璜又異常精緻，巴黎花

紙糊牆，蔥綠紗窗，席夢思彈簧鐵絲床，新製的桌椅和五斗櫥，還有一張可容兩人同坐的長「沙發。」這小小的亭子間，是我們兩個的別世界，我們躺在沙發上清談着、歌唱着、朗誦着、有時沉默着。我是一個研究法律政治的人，雖然也常在報紙雜誌寫寫法律政治的文章，但與文學方面緣分甚少，偶爾看看文學書，也不過是李白、杜甫的詩、水滸、紅樓夢一類舊式章回小說之類。對於當時流行的茅盾、丁玲、巴金的小說，以及朱自清、徐志摩與詩人的白話詩之類，很多理會。但自從和擷華要好以後，耳濡目染，竟受了不少新文學的教育，茅盾的蝕、子夜、丁玲的韋護、巴金的「家」等漸漸的也成爲我愛讀的作品了。

我若是一個歐美人，我和鄉下那位名義之妻離婚，和擷華結婚就是了。可是我究竟是一個中國人，在半封建的中國，舊禮教依然有強大的勢力，結婚之後決不能因爲教育程度懸殊而自由離婚，所以我和擷華的愛情，也只繼續了剛剛一年。

有一天，事先連通知都沒有，我的父親帶着我鄉下的妻和小兒小女來到了上海。父親的見解是很對的：孩子們在鄉下讀書沒有好先生，所以送到上海來。如果我自己養活不了這許多人，家裏再擔負一些學費也可以的。這樣好的父親，我應該怎樣感謝纔好呢，可是我對於父親這突然擔帶

兒媳和孫子孫女的蒞止，終於不能提出抗議。

對於這「既成事實」，我的抗議，結果是完全被抹殺。父親囑咐了又囑咐的自己回去了，留下妻和小兒小女。

這突然的闖入者（？），使得我和攝華不得不分離，分離以前，我接到她最後給我一封信，淒絕婉轉，至今使我不能忘。

「我所恐懼的別離，終於逼近我們了。但運命這樣注定了，我又有甚麼法子反抗？你也許誤會我，以為你的夫人和小姐少爺來了，我心懷嫉妬，要和你分別罷？你也許以為我不能和你結婚，感到失望，要和你分別罷？你也許以為我和一個有妻子的人戀愛，怕同學們嘲笑，要和你分別罷？

不是的，都不是的。你有妻子在家的話，我們相識不久，你便告訴我了。我最初便沒有存和你結婚的希望，同時我也並不和一個有妻子的在戀愛為錯誤。

只是我覺得我們已到應該分別的時候了。

你想，一個鄉下出來的舊式女人，她若知道了她的丈夫真心愛着另一個女人，她的悲哀是如何的深？同時，你也左右做人難，愛情完全貫注在我的身上，家庭間將常常發生齟齬，愛情完全貫注

在你夫人身上，我們便不得不漸漸疏遠。這兩者，都不是幸福的事。

我想來想去，還是讓我走開罷，雖然這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不過，這一年來，我們已經很幸福了，現在我們以你的夫人來湊爲契機，清算一下陶醉的戀愛生活，你規矩矩去做丈夫，做父親；我老老實實的去讀書，去做女學生，這樣也好。

好了，就是這樣辦罷。我們的戀愛生活，本來像一首詩似的美麗。一朵花似的芬芳。現在我們要分別了，分別得也要像詩一般美麗，花一般芬芳。

後天，星期日，適逢重陽佳節，我們就利用這詩的日子作爲別期罷。虹口公園，是我們風晨月夕，常常散步的所在，那裏應該保存着我們若干可供回憶的痕跡。下午兩點鐘，請你在荷花池畔候我，我想我會很守時刻的來看你。」

虹口公園一別，轉瞬兩年已過。虹口公園，今日已爲寇軍鐵蹄所蹂躪，而攝華的故鄉浙江，也爲敵軍的穢足所玷辱。攝華本人是逃難在上海租界上呢？還是流離轉徙在他鄉呢？這是抗戰以後我心裏常常懷抱着的不安。雖然我們分別之後，片紙隻字都沒有互通過。

正在極端惦念着她的時候，忽然在火車上聽到她的聲音，我如果是耶穌信徒，我一定感謝得

高呼上帝，我若是佛教信徒，我一定會口念南無阿彌陀佛。可惜兩者我都不是。

我忽忽把睡衣脫下，換上原來的西裝，匆匆洗了一把臉，便匆匆忙忙地走出房門，我想即刻告訴她，我也和她同在這一輛車上。

希望太殷了，往往失望也愈烈，今天早晨的事，正復如此。隔壁是一個已過三十歲的中年婦人，並非擲華。真奇怪，這半老徐娘何以竟有那樣清脆的聲音。

我很掃興地回到廂內，同廂的幾個旅伴，也都起來了，有的躺着吃烟，有的忙着洗臉。我無精打彩的隔着窗子望早晨的大地，不久火車便到了停車的站口，岳陽。

(二)

究竟是在戰時，火車也不能像平時那樣準時開車停車。在一個很鄉僻的小站，往往會停車三小時至五小時以至七八小時，所以從長沙到漢口，平時只不過十個鐘頭便可以到的，我這次却費了三十多個鐘頭的長時間。

從長沙到漢口，好像從鄉村到了城市，我和小孩子似的歡呼跳躍起來。我一下車，便想放下行

李，到大同浴室沐浴，到海軍青年會吃一頓西餐，再往上海大戲院看一場電影，可是時間正在夜間，我不能充分享受都市的賜予。當夜很舒服的睡了一覺，第二天一早便起來工作，連出去看看朋友的餘裕都沒有。

十二點鐘左右，接到上海時代的女人宋時宜君的電話，說是今天下午三點，各界團體聯合在普海春開會，歡迎國際友人，日本反侵略作家鹿地亘及其妻子池田幸子叫我一定前來參加。鹿地君及池田女士都是在上海的舊相識，他們在這中日戰爭正甜的期間，竟欣然參加到我們的陣營裏來，這是值得歡迎的對於這樣有意義的歡迎會，我當然欣然參加，雖然我剛到漢口，有些急待整理的要件。

那一天的歡迎會，熱鬧極了。團體單位計有十四個，而文化界人特別多，如邵力子、郭沫若、郁達夫、王映霞（那時還未分離）、胡風、老舍、田漢、洪深、金山、王瑩以及從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廣東來的文化人，濟濟一堂，充滿了熱烈興奮的空氣。被歡迎的嘉賓鹿地穿着一身春季西裝，池田也穿着一件淡藍的中國旗袍，許多歡迎的人圍繞着她，隨便閒談。鹿地雖是一位無產階級的鬥士，但是出身於日本最高學府，東京帝大，態度溫雅，宛如一貴族的佳公子，面龐瘦長白皙，頭髮稍帶金黃，乍看有

一點像歐洲人。

我和鹿地還有幾個從上海來的舊友，站在靠近臨街迴廊那一面，正在聽鹿地談當日日本軍隊於十一月十一日進了南市以後他們夫婦兩人如何在法租界一日三遷，又如何改扮中國人乘船逃出上海到香港，大家都聽得入神，我自己也忘記了自己在普海春，好像親自在香港看見鹿地夫婦提着一件小提箱東兜西轉似的。正在這時，有一個人在身後拍我的肩膀，我猛然一驚意識到現在是在普海春，回過頭去一看，這一驚非同小可，一位穿草綠色軍裝的女兵向着我笑！

「噯呀，擷華！」我又驚又喜的叫了一聲，便拉住了她的手。我真恨中國風俗習慣，連和分別的愛人熱烈擁抱一下的自由都沒有，當着別人的面前。

「想不到罷？」擷華對我笑着說。

「想不到，你怎麼也變成了這個樣子？」

「怎麼，變壞了麼？」

「那裏，變好了！」

「真的呀？」擷華聽見我誇獎她，好像快活了不得的樣子，因為在廣場大眾之中，她沒有法子

表現她的內在的感情，她緊緊的握了握我的手。

主席宋時宜宣佈開會了，鹿地夫婦坐到我被歡迎的位子上，我臨時辭去了致歡迎詞的職務，託一個朋友代理，我和攝華坐在最後面，除了鹿地自己演說時，我側耳細聽以外，各團體代表致詞時我們兩個只顧囁囁私語，講我們自己的事。

散會之後，有幾個朋友過來約我同去晚餐，意在爲我洗塵，我謝絕了他們，因爲我要和別後兩年的攝華一塊兒吃一頓三月不知其味的西菜。

攝華爲了要進西菜館子 天星飯店，先到黃陂路女青年會寄宿舍把女兵的軍服脫下，換了一身深紅杭綢夾旗袍，穿了一件黑呢絨大衣，脚下也換了高跟皮鞋，薄妝，脂粉，完全恢復了翩翩現代女郎的姿態。這一來，更覺得可愛了，因爲回到我們在上海時她的本來面目。她的身材，本來很高，現在又長得這樣豐滿，面色又那麼紅潤，更是儀態萬方。

「你這是幹甚麼？」我問。

「陪陪你家。」她故意打着漢口白這樣答。

「前進的女同志，比起穿粗布的軍服，還是愛穿紅綢的長旗袍。」我故意譏誚她。

「那是自然。前進的男同志，比起吃大餅饅頭，小米稀飯，不是更愛吃天星飯店的牛油麵包，俄國大菜楊梅冰淇淋麼？」

「我們彼此彼此。都是十足的小資產階級。」

兩個人拉着手哈哈大笑起來。攝華的豪爽的笑聲，仍和兩年前一樣，這懷舊的感情使得我對她更感得親熱。

我們沿着四民街走進了法租界，經過德明飯店再向前到了中央影戲院，戲院的後身便是天星飯店。天星飯店樓下有賣花部、糖果部、餐廳，樓上也是餐廳，可是鋪着很光滑的地板，備有四個人組成的小爵士樂隊，客人酒酣耳熱，便可隨着爵士樂起舞。

天星飯店是以賣花起家的，所以餐廳裏花盆花瓶特別多，沿樓梯很適當的排列着的花盆，每一個餐桌上，也擺着大小不同的花瓶，插着新鮮的花朵，滿廳裏充滿花的芬芳。四壁用黃色油漆，天花板下裝備着很雅緻的電燈。

在漢口能找得到設備這樣完美，裝璜這樣華麗的西菜館，很不容易，所以一般從都市來的紳士淑女，都爭着到這裏來，於是便車馬盈門，利市十倍。

我們走進天星飯店，正是華燈初上的時分，然而房間內已經擠滿了華裝麗服的男女，隨着爵士樂的演奏，一對一對的男女在小小的飯廳地板上相抱而舞。有的人在高舉考克泰爾的酒盃，有的人在前仰後合的狂笑，這裏只看見縱情的狂態。

在一個角落裏，我們相對而坐，彼此對望着不言語。

想不到能夠相聚的人，居然相聚了，彼此感着幸福。一個女子當她心裏頂快活的時候，她的表情，甚至動作，都較平時美麗。尤其她的兩隻玲瓏透澈的眼睛，表達出異常歡喜的感情，俗話說：「眉開眼笑。」正可借來形容她這一瞬間的表情。

「你儘管看我幹甚麼？」還是她先開口。

「你今晚大美麗了。」

「瞎說！」她微噙地睨了我一眼。

僕歐這時送上來乾烤麵包，及鮮紅的俄國菜湯，攝華笑道：

「這纔是我所需要的，久矣哉沒有嘗到麵包和羅宋湯的味道了。」

「你還記得我們在上海，常到霞飛路吃四角小洋一客的羅宋大菜罷？」

「怎麼不記得照例吃過四角小洋的大菜，到巴黎大戲院看兩角錢的三輪電影。」

「還有，從巴黎大戲院出來，照例吃一角錢的冰淇淋。」

「吽！小點聲音，」擷華向四週看了一眼：「一角、兩角、四角，別人聽見了可難爲情！」

兩人相視一笑，各人吃各人的菜湯。

「你怎麼心血來潮，忽然當起女兵來？」一面吃飯，一面閒談，我的話題，便落在她當女兵的動機上。

「怎麼？女子當不得兵麼？」她這樣反問了一句。

「豈敢。」我答。「只是女子參加抗戰，儘有她們適當的崗位，何必一定要當兵。」

「那一類的崗位，纔適於女子？」

「譬如看護，宣傳。」

「噤！她禁不住笑了起來。「真真你這位迂夫子，什麼也不懂。女兵的工作，還不是看護與宣傳麼？」

「那麼何必戎其衣而軍其帽？」

「那不過是爲了適應軍隊生活的環境。衣裝儘管有些不順眼，其實做的還是女子所能做的事。」

「請舉例言之。」

「剛纔已經說過，看護傷兵，對士兵及民衆宣傳，替士兵寫家信，教士兵唱抗戰歌曲，演抗戰話劇給士兵看。」

「倒也滿有意思。」

「所以樂此不疲了。」

「爲什麼跑到後方來？」

「接洽文化食糧運往前方，向紅十字會要藥品。前方痢疾及打擺子，真真多得得很，我們需要大量的奎甯丸。」

「你這項工作很有意義，可惜我不能到前方幫你們忙。」我在聽她述說她工作的內容時，完全被他感動了。擷華與我相別兩年，如此進步，真使我高興。這不能不感謝這大時代，激勵起青年男女對祖國的熱情。